

公屋戶遇怪鄰居 被迫與蟲同眠

專家倡床蝨納入公共衛生規管 防社區爆發



床蝨風暴 2

韓國短短一兩個月社區爆發床蝨問題，蔓延全國多處，韓國政府如臨大敵，今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重點防治床蝨。本港床蝨問題亦長期困擾基層居民，有公屋住戶身上被床蝨叮咬出大片紅印，每日塗類固醇藥膏紓緩痕癢；有劣質劊房戶使用社區派發的滅蝨粉後，蝨患仍無法根治。

有本地學者認為，蝨患非單單是個人環境衛生問題，還涉及整幢樓宇的公共衛生，建議政府將床蝨納入為公共衛生規管範圍，以宏觀政策推出精準措施，杜絕蝨患。

大公報記者 余風、古偉勳、楊州(文、圖) 許偉傑(視頻)



掃一掃 有片睇

為患劊房



林先生手臂上有大量蝨咬紅印。



林先生表示，每晚睡覺都被蝨叮咬。

▲住在木板間隔床位的林先生指出，全屋蝨患嚴重。
▶社工派發滅蝨粉給床位居民，林先生指效用不大。

「手脚又紅又大粒又痕，要成個禮拜才完全消退。」住在葵涌一公屋單位20多年的梁先生看着身上被床蝨咬的紅印無奈地訴說。他表示，約一年前隔壁的「怪鄰居」遷入後，他們的床蝨噩夢便告開始，眼見「怪鄰居」不斷撿拾殘舊雜物回家，包括衣物及行李篋，家裏堆滿雜物之餘，附近走廊亦成臨時貨倉，有時更即場折開行李篋。「現時韓國有床蝨的問題，專家都說床蝨就藏在行李篋及放衫褲鞋襪的地方。」

鄰居愛撿垃圾 街坊被叮周身癢

梁先生被蝨叮咬，痕癢不能入眠，翌日又因睡眠不足而影響工作，「鄰居撿垃圾回家時，蟲跳進我家，附近鄰居都被蝨入侵，他家裏已蝨滿為患，不時會見到蝨，到夜晚會跳出走廊。我身上多處出現大面積的叮咬紅腫，且痕癢難耐。」他曾多次向房屋署投訴，房署僅派人清理公眾走廊了事，隔壁單位卻從沒有清理，「房署主任坐在怪鄰居的家裏家訪十多分鐘，便說沒有任何異味、甲白及床蝨。」梁先生日前自費逾千元聘請滅蝨公司在家滅蝨，但他擔心床蝨隨時捲土重來。

兩年多以來住在長沙灣僅一人身位闊的木板床位，林先生表示，他與其他住客均日夜飽受床蝨侵擾之苦，

「在這住多久就被蝨咬多久，幾乎每晚都睡不好，影響了工作。」雖入冬後床蝨相對不活躍，惟他每晚睡覺時仍被蝨叮咬手脚，床蝨有時會從衣物鑽進後背，愈用手搔反而愈癢，所以要每日搽類固醇藥膏紓緩痕癢。

滅蝨粉一盒百元 劊房戶難負擔

林先生指市面上一盒滅蝨粉要價100元，難以長期負擔有關開支，唯有靠社工定期探訪時所派發的滅蝨粉、檸檬清潔劑、花露水等「頂住檔」，但治標不治本，效果只是維持幾日。近日歐洲國家及韓國爆發蝨患，林先生擔心一旦外國蝨入侵，蝨患在香港社區爆發會令他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他希望政府及社區組織加強落區為籠屋及劊房住戶滅蝨，以及定期派發效力更強、保質期更長的滅蝨粉或滅蝨噴霧，紓緩床蝨問題。當然他更希望政府加快讓有需要的人搬到過渡性房屋及公屋，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才能真正擺脫被床蝨叮咬的惡性循環。

關注床蝨問題的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學院副教授鍾一諾表示，蝨患並非個人環境衛生問題，而是整幢樓宇的公共衛生問題，梁先生個案是靠自己力量去滅蝨，惟治標不治本，「滅完蝨一次，之後牠又回來，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他指出，香港

居住環境較歐美密集，香港的鄰里較易相互影響，「不止是個人因素，而是一些社會因素，導致這些個人不能夠個別地處理健康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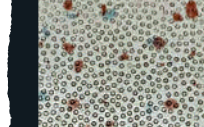
鍾一諾指除了其團隊(香港滅蝨研究行動組)外，其他民間團體亦有為基層提供滅蝨服務，惟資源有限、成效不顯著，「問題是民間團體能幫到多少，有多少人願意求助。」

房署：視乎實際情況提供協助

房屋署回覆《大公報》表示，當收到公共屋邨單位住戶有關蝨患問題的求助，屋邨辦事處職員會先到涉事單位了解情況，提醒他們注意個人及家居衛生，同時會向住戶派發食環署有關防治蝨患的單張。若個別住戶遇到困難，難以自行處理蝨患，職員會視乎情況提供協助，如協助處理有木蝨的傢具及雜物，或轉介予社福機構跟進等。

鍾一諾認為，處理滅蝨要從多個層面入手，政府的宏觀政策是重要一層，「將床蝨納入為公共衛生議題，房屋署等法定機構要去監管公屋蝨患、私樓蝨患要有一套監管。」他建議政府普查床蝨問題，在恆常問卷調查設多一條問題，掌握全港床蝨狀況，如同掌握蚊蟲鼠患，以精準落實相關措施。

公屋受災



◀公屋居民梁先生家中遭床蝨入侵，身上多處被叮咬腫起。

梁先生指其隔壁鄰居愛撿拾雜物回家，帶來蝨患。



治蝨有方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梁廣源表示，林先生所用的滅蝨粉在坊間俗稱「DE粉」(矽藻土)，其效果不佳有多種因素，其一受該產品不適宜用在蝨患重災區，「一樽粉要倒一定分量才能夠滅蝨，若蝨患面積又太又廣，作用便不大，滅蝨粉類似玻璃粉，人的腳踩在玻璃粉上會痛會損傷出血，蝨走在DE粉上會被磨損腳而不能動彈，繼而脫水而死。」他認為政府或民間組織不如改為提供較實際的支援，如提供高溫蒸氣機，讓居民以攝氏80度以上高溫滅蝨，但他提醒要注意與蝨接觸距離，愈接近溫度愈高，要注意物品表面能否承受高溫。

問及外界指床蝨有抗藥性，梁廣源指滅蝨並非以化學方式為主，吸塵器、蒸氣噴射、熱力處理都能有效滅蝨，大眾甚少會在家中為滅蝨而用殺蝨劑，故較少出現抗藥性情況。他續指，以高劑量化學方式滅蝨、亂調配不同化學成分的殺蝨劑，而床蝨天生對某種化學成分有抗體，便出現所謂抗藥性，令床蝨愈滅愈強。 大公報記者楊州

滅蝨粉效力遠遜高溫蒸氣



溫帶床蝨



熱帶床蝨

床蝨分溫帶和熱帶

話你知

床蝨(臭蟲)屬於半翅目昆蟲。對人類造成滋擾的床蝨有兩種，分別是溫帶床蝨(Cimex lectularius)及熱帶床蝨(Cimex hemipterus)。前者遍布全球，後者則主要見於熱帶地區。

法國一份研究顯示成年的熱帶床蝨發育較溫帶床蝨更好。兩種床蝨都用刺吸式口器刺穿動物的皮膚，

吸食其血液維生，也會靠感應動物的體溫及呼出的二氧化碳來尋找吸血目標。

床蝨主要在晚間活動，在日間時通常會匿藏在縫隙和黑暗的地方。當周圍的光線微弱(特別在晚間)，床蝨便會活躍起來。



掃一掃 有片睇

▶首爾多家汗蒸幕等洗浴場所已暫停營業，疑與蝨患有關。

首爾市民聞蝨色變 洗浴場多停業

記者直擊

床蝨從歐洲殺入韓國，再威脅香港，港府即時牽頭與各界商討對策。韓國政府今日起展開床蝨重點防治期，針對汗蒸幕等洗浴場所、住宿地點及地鐵等進行聯合檢查，預防蝨患蔓延。大公報記者昨日繼續在韓國直擊蝨患動向，發現蝨患問題，影響首爾多間汗蒸幕暫停營業，仍然開業的也聞蝨色變。有不少韓國人表示知道床蝨源頭由外國傳入，有市民感憤怒，指因若蝨患再一步升溫，勢必對民生及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記者昨日走訪首爾區內多間汗蒸幕及澡堂等洗浴場所，發現一些舊區內的相關場所暫停營業，特別是周邊環境衛生情況較差、較舊式的澡堂和桑拿房。在乙支路3街和4街的地鐵站之間小區，有居民表示附近的澡堂近半年中無休，洗浴

場所出現暫停營業的情況，未知是否與蝨患及韓國政府將展開床蝨防治工作有關。

民眾憂蝨患升溫

鬧市區洞洞一間汗蒸幕則繼續營業，記者向一名女負責人展示床蝨圖片和有關新聞查詢，她隨即連番表明該店沒有蝨患，又稱場地很好、十分乾淨。

記者續問生意有否受到床蝨問題影響，惟她對此不作回應，並要求記者離開。其後記者在店外觀察約一小時，其間未見顧客進出。

首爾市民Won表示，知道床蝨源頭來自外國，指韓國民眾都很擔心和害怕，因新冠疫情過後社會復常，旅客回來情況較差、較舊式的澡堂和桑拿房。在乙支路3街和4街的地鐵站之間小區，有居民表示附近的澡堂近半年中無休，洗浴

蝨患若再升溫，勢對民生及經濟造成重大影響，會歸咎床蝨侵韓的外國源頭。

另一市民Park表示，對於歐洲疑有床蝨向海外擴散感到頗驚訝，早前曾在網上得知床蝨在巴黎肆虐，感到可怕。他曾聽過其祖母提過，韓國以前亦曾爆發床蝨，之後已經撲滅。

Park認為即使政府出手處理，措施目的是為了防止床蝨在全韓國擴散，畢竟首爾是床蝨流入韓國的第一個城市，及早防治是好事。此外，他覺得今次床蝨擴散就像是新冠病毒一樣，很容易向海外傳播，韓國有不少外國遊客，難免有人誤將床蝨帶返自己國家。他續說，除了韓國，其他海外國家都應採取措施應對。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蘇萊(文) 調查組、葉浩源(圖、視頻) 首爾香港連線



韓國學者料蝨患外國傳入

探究根源

韓國經上世紀60至70年代使用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 DDT 殺蝨劑撲滅床蝨，令蝨蹤消失數十年。韓國現時再爆發蝨患，仁川大學白雲醫院家庭醫學教授金慶宇日前接受韓聯社電視台主持人訪問，談到床蝨是否來自外國，金教授表示相信源自外國傳入。根據韓國《中央日報》10月20日的報道，指出繼仁川的汗蒸幕發現床蝨，大邱啟明大學新建宿舍亦現床蝨，有學生被叮咬。報道指大學方面懷疑床蝨由外國交換生在去年暑假帶來，報道續指發現床蝨的床鋪之前是英國學生使用。

多間韓媒關注報道床蝨爆發，英文媒體只概括寫床蝨統稱bedbugs，沒有探究其品種。但早於2007年12月的韓國英文雜誌《寄生蟲學雜誌》上載一份首爾延世大學的學術研究，指出一名首爾30多歲女士被床蝨叮咬，品種是溫帶床蝨Cimex lectularius。翻查今年9月英國、法國爆發的床蝨亦是溫帶床蝨。日前首爾市政府展開的防治床蝨措施，亦借鑒英國滅蝨方法，包括與英國害蟲防治協會 BPCA 發布的培訓視頻，供韓國滅蝨公司參考。

首爾居民有S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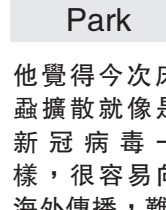
影響社會運作



Won

韓國民眾都很擔心和害怕，她知道蝨患在外國不同地方都帶來了類似社會問題，擔心影響社會正常運作。

憂慮傳播各國



Park

他覺得今次床蝨擴散就像是新冠病毒一樣，很容易向海外傳播，難免有外國遊客誤將床蝨帶返自己國家。